

和大学舍友聚餐,见面后纷纷问他:“怎么,家里还是原来的?”他不以为怪,他刚坐下,也问身边的:“二婚了吗?”餐聚间说说笑笑,还维系原配的,居然只有他和另一哥儿们,其余三位,两位二婚,一位刚刚离异,没来的那位发大财的,据说原配倒还没怎么样,二奶和小三已经掐得不可开交。世道已经跟父母那代不同,如今你看电视上的征婚节目,凡申明自己还是一张白纸的,几乎无一能够牵手,征婚嘉宾报告自己的情感经历若少于三次,选择方

往往会流露鄙夷,就连主持人和评议嘉宾,也会对征婚者报告出的交往史提出这类质疑:“你们好了几年,难道就没发生更进一步的事情吗?”若回答是最高境界无非牵手拥抱,则会代为叹息,甚至由此批评学校性教育的缺席。情感与婚姻彻底私人化,是社会进步,白头到老与多次爱情多次婚姻,都属正常人生吧。

席间那位刚刚离异的舍友,说自己是净身出户,如今在运河边一处楼盘租住,忽然问他:“你还记得初中时候同学,叫徐胜利的吗?”他说:“对呀,有那个同学,你怎么认识?”舍友就说,徐胜利和他媳

妇,都在他住的那个楼盘物业公司工作,他跟徐胜利聊过天,有次不知怎么就聊出了这层关系。舍友说:“没想到你原来是在运河边上的中学。听徐胜利说,你们那中学,升学率特低,你毕业后居然考上名牌大学,全校轰动。如今他也上网,查你的词条,见你成绩那么大,高兴得不行!”他就问:“徐胜利如今过得怎么样?娶了个什么媳妇?”舍友说:“看样子,他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的。他那媳妇,叫马芳。”他听了不由得“哇塞”一声。

说实在的,他早已把徐胜利马芳两位中学同窗忘怀,他一度十分笃信“知识改变命运”一说。受了高等教育,他确实过上了比较较高的生活。进入大学,坐飞机就跟搭乘公共汽车一般,上午从北京出发,睡一觉抵达法兰克福,夜里却又是在开罗给家里通电话。近年利用节日长假,带着老婆孩子游了欧洲,又游了日本美国,至于新、马、泰,早不新鲜,澳大利亚新西兰刚去过,计划中的是马尔代夫和关岛。他绝不说“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的妄语,有若干女人爱他,他也爱其中的若干,露水姻缘于他是情感旅游,“爱一处地方就留在那里”则是谰语,至少到目前

他还珍视自己的原配和家庭,旅途劳累后回自己家,彻底地放松下来,是幸福感最强烈的生命时段。现在舍友忽然提及徐胜利和马芳,而且,舍友感叹道:“你那两位同窗,聊起来,不仅没坐过飞机,没出过境,他们的旅游足迹,最远也就是北戴河。我有时看见,他们一起下班,各骑一辆自行车,男的在前头,女的在后头,各自的自行车车座上,夹着一个不锈钢饭盒,那应该是装他们每天中午的饭食吧。他们的生存状态,跟我们,特别是跟你相比,是不是也太那个了?”“是呀,太原生态了!”

确实,太原生态了。高二的时候,徐胜利和马芳就相好。一个并非帅哥,一个绝非校花,但是放学的时候,总是徐在前面走,马紧跟在后,同学们后来多次发现,两位在运河边手拉着手,他见着过马芳买了烤白薯,递给徐某人吃。于是,有回他和班上另一男生,逮着个机会,就冲到二位身旁去起哄,又在不少同学在运河边嬉戏时,用削铅笔的戳刀,在白杨树干上刻下了“徐胜马利芳”字样,是故意把两人的名字掺合在一起,结果徐某人倒没怎样,马芳气哭了……肯定是马芳到班主任那里告了状,班主任,一位那时候还没有嫁人的女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去批评了一顿:“一是刻树皮影响树木生长,二是随着那杨树生长,字会越来越大,你让人家越来越难为情!更重要的是,你脑壳里是个不健康的思想,发展下去,非常

危险!”但那危险因他后来考上名牌大学而烟消云散。

徐和马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就在原地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结婚了。他们打一份普通的工,挣不算多的钱,养育他们的孩子,赡养他们的老人,估计听不到他们离异和二婚的消息,在网上输入他们的名字或许会出现一串相关的词条,是有这样那样的身份或成就的人士,但绝非他们,他们多半就会那样地默默无闻一生。

有一天,他办完事,驱车路过运河,他停车努力寻找那株被他刻字的杨树,许多老树早被伐掉补种新树了,但他固执地寻觅,终于,在一株高大的杨树上,需要仰起头,才能依稀看到刻字,那最后一个字,笔画开裂得好厉害,但下半部分明显是个“方”字,于是,少年时期的无数往事,飞鸟般撞击到心头,他倚在树上,感悟到,有一种原生态的幸福,存在于这世间……

过,我的视线总会多停留在那斑斓的色彩上一会儿,会为正在画作前留影的观众让路,会主动提出帮他们拍个合影。这幅画有着很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正像一位朋友所说,这幅画是她见过所有国内朋友中最喜欢的巨幅作品。因为它的现代感,因为它的不具象,留给每一位观众想象的空间,这个想象的空间,关乎艺术,也关乎每个人到此的心情,甚至会关乎此刻在舞台上演出的场景,非常奇妙。

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大师相继离我们而去的时代。上海大剧院建筑设计师法国的夏邦杰先生于2011年离世,大剧院舞台幕布的作者、著名法国画家德布雷先生于1999年离世,现在朱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作品宛如凝固的音乐,在此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和艺术的光辉,和这座建筑,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蓝为洁的泪与笑看,请看明日本栏。

清明

徐和马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就在原地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结婚了。他们打一份普通的工,挣不算多的钱,养育他们的孩子,赡养他们的老人,估计听不到他们离异和二婚的消息,在网上输入他们的名字或许会出现一串相关的词条,是有这样那样的身份或成就的人士,但绝非他们,他们多半就会那样地默默无闻一生。

有一天,他办完事,驱车路过运河,他停车努力寻找那株被他刻字的杨树,许多老树早被伐掉补种新树了,但他固执地寻觅,终于,在一株高大的杨树上,需要仰起头,才能依稀看到刻字,那最后一个字,笔画开裂得好厉害,但下半部分明显是个“方”字,于是,少年时期的无数往事,飞鸟般撞击到心头,他倚在树上,感悟到,有一种原生态的幸福,存在于这世间……

过,我的视线总会多停留在那斑斓的色彩上一会儿,会为正在画作前留影的观众让路,会主动提出帮他们拍个合影。这幅画有着很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正像一位朋友所说,这幅画是她见过所有国内朋友中最喜欢的巨幅作品。因为它的现代感,因为它的不具象,留给每一位观众想象的空间,这个想象的空间,关乎艺术,也关乎每个人到此的心情,甚至会关乎此刻在舞台上演出的场景,非常奇妙。

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大师相继离我们而去的时代。上海大剧院建筑设计师法国的夏邦杰先生于2011年离世,大剧院舞台幕布的作者、著名法国画家德布雷先生于1999年离世,现在朱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作品宛如凝固的音乐,在此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和艺术的光辉,和这座建筑,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蓝为洁的泪与笑看,请看明日本栏。

清明

徐和马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就在原地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结婚了。他们打一份普通的工,挣不算多的钱,养育他们的孩子,赡养他们的老人,估计听不到他们离异和二婚的消息,在网上输入他们的名字或许会出现一串相关的词条,是有这样那样的身份或成就的人士,但绝非他们,他们多半就会那样地默默无闻一生。

有一天,他办完事,驱车路过运河,他停车努力寻找那株被他刻字的杨树,许多老树早被伐掉补种新树了,但他固执地寻觅,终于,在一株高大的杨树上,需要仰起头,才能依稀看到刻字,那最后一个字,笔画开裂得好厉害,但下半部分明显是个“方”字,于是,少年时期的无数往事,飞鸟般撞击到心头,他倚在树上,感悟到,有一种原生态的幸福,存在于这世间……

过,我的视线总会多停留在那斑斓的色彩上一会儿,会为正在画作前留影的观众让路,会主动提出帮他们拍个合影。这幅画有着很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正像一位朋友所说,这幅画是她见过所有国内朋友中最喜欢的巨幅作品。因为它的现代感,因为它的不具象,留给每一位观众想象的空间,这个想象的空间,关乎艺术,也关乎每个人到此的心情,甚至会关乎此刻在舞台上演出的场景,非常奇妙。

活的句号

(新加坡) 尤 今

的海沿岸诸国盛产琥珀,是因为远古地质变迁而导致欧洲北部大片森林土地没人海底,琥珀也因此成了当地取之不尽的海底“宝藏”了。

琥珀的确美得石破天惊,立陶宛人的想象力也就理所当然地长出了翅膀,各种有关琥珀的传说、寓言、神话,在坊间如水般流来流去。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一则与爱情有关的故事。传说海洋里有个美丽绝伦的女神,发狂地爱上了一个魁梧壮硕的渔夫,爱得如痴如醉,不顾众神的反对,和他共赋同居。此举

大大地触怒了海神,他发狠地施展法力,一举摧毁了女神的宫殿。雕塑画栋轰然坍塌,瞬间化成了万万千晶莹的瓦砾。每当风吹浪掀的时候,这些好似泪珠一般的“瓦砾”,便会忧伤地浮上海面,幽幽地倾诉那个不老的爱情故事……

这些晶光灿烂的“瓦砾”,被手工艺精湛的立陶宛人化为耳环、戒指、项链、手镯、胸针、首饰盒、袖扣、笔插、香烟匣等等,此外,也有艺匠将琥珀打造为精美的工艺品和摆设品。

危险!”但那危险因他后来考上名牌大学而烟消云散。

徐和马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就在原地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结婚了。他们打一份普通的工,挣不算多的钱,养育他们的孩子,赡养他们的老人,估计听不到他们离异和二婚的消息,在网上输入他们的名字或许会出现一串相关的词条,是有这样那样的身份或成就的人士,但绝非他们,他们多半就会那样地默默无闻一生。

有一天,他办完事,驱车路过运河,他停车努力寻找那株被他刻字的杨树,许多老树早被伐掉补种新树了,但他固执地寻觅,终于,在一株高大的杨树上,需要仰起头,才能依稀看到刻字,那最后一个字,笔画开裂得好厉害,但下半部分明显是个“方”字,于是,少年时期的无数往事,飞鸟般撞击到心头,他倚在树上,感悟到,有一种原生态的幸福,存在于这世间……

过,我的视线总会多停留在那斑斓的色彩上一会儿,会为正在画作前留影的观众让路,会主动提出帮他们拍个合影。这幅画有着很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正像一位朋友所说,这幅画是她见过所有国内朋友中最喜欢的巨幅作品。因为它的现代感,因为它的不具象,留给每一位观众想象的空间,这个想象的空间,关乎艺术,也关乎每个人到此的心情,甚至会关乎此刻在舞台上演出的场景,非常奇妙。

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大师相继离我们而去的时代。上海大剧院建筑设计师法国的夏邦杰先生于2011年离世,大剧院舞台幕布的作者、著名法国画家德布雷先生于1999年离世,现在朱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作品宛如凝固的音乐,在此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和艺术的光辉,和这座建筑,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蓝为洁的泪与笑看,请看明日本栏。

清明

徐和马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就在原地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结婚了。他们打一份普通的工,挣不算多的钱,养育他们的孩子,赡养他们的老人,估计听不到他们离异和二婚的消息,在网上输入他们的名字或许会出现一串相关的词条,是有这样那样的身份或成就的人士,但绝非他们,他们多半就会那样地默默无闻一生。

有一天,他办完事,驱车路过运河,他停车努力寻找那株被他刻字的杨树,许多老树早被伐掉补种新树了,但他固执地寻觅,终于,在一株高大的杨树上,需要仰起头,才能依稀看到刻字,那最后一个字,笔画开裂得好厉害,但下半部分明显是个“方”字,于是,少年时期的无数往事,飞鸟般撞击到心头,他倚在树上,感悟到,有一种原生态的幸福,存在于这世间……

过,我的视线总会多停留在那斑斓的色彩上一会儿,会为正在画作前留影的观众让路,会主动提出帮他们拍个合影。这幅画有着很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正像一位朋友所说,这幅画是她见过所有国内朋友中最喜欢的巨幅作品。因为它的现代感,因为它的不具象,留给每一位观众想象的空间,这个想象的空间,关乎艺术,也关乎每个人到此的心情,甚至会关乎此刻在舞台上演出的场景,非常奇妙。

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大师相继离我们而去的时代。上海大剧院建筑设计师法国的夏邦杰先生于2011年离世,大剧院舞台幕布的作者、著名法国画家德布雷先生于1999年离世,现在朱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作品宛如凝固的音乐,在此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和艺术的光辉,和这座建筑,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走在街上,出售琥珀商品的摊子和商店比比皆是。

琥珀根据出产地可以粗分为海珀和矿珀两种;而根据品质,又可细分为多种,包括:石珀、水珀、虫珀、花珀、金珀、蜡珀等等,其中以含有完整昆虫和稀有植物者最为稀罕。品种迥异,价格当然也就有霄壤之别了。

琥珀,还有医疗的效用呢!有位立陶宛人告诉我,琥珀能清肠排毒,她祖母将琥珀碎粒浸在热水里,天天饮用,现在年过九旬,依然耳聪目明,健步如飞哪!她还说,琥珀有消炎作用,把琥珀磨成粉末,撒在伤口上,很快痊愈。

相信琥珀可以“安五脏、定魂魄、去鬼邪”,所以,立陶宛人喝琥珀、戴琥珀、摆琥珀,生活被琥珀点缀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在帕兰加琥珀博物馆里,我痴痴地看着那一只只被禁锢在松脂里的昆虫,心中暗忖,它们在最旺盛最美丽最快乐的一瞬间,生命宛如电影镜头般被“定格”了、冻结了,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倘若有一天,树脂不可思议地融掉了,四千万年前的昆虫自琥珀里释放出来时,看到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会不会立马被吓坏了呢?

这样一想,我还是希望它们能继续恬然地活在四千万年前那个安静纯朴的美好世界里……



钓金龟 (中国画) 孟庆国

对蚂蚁的敬意

徐亚斌

从小,我就对蚂蚁心怀亲近,甚至还从这些小生灵身上得到过心灵的震撼。那还是在我回乡劳动的时候,记得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大家集中在打谷场上政治学习,并听队长安排下午的活计,突然,浓浓的乌云在天际迅速堆积,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而差不多同时,就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大群蚂蚁正在匆匆往洞穴赶,偌大的一块地面,到处都是蚂蚁在爬行。几个胆小

的女人夸张地叫了起来,但又不知道怎么驱赶。有人提议用火烧,队长不许,但还是有人点燃了稻草。

接下来的情形让我震撼,无数只蚂蚁迅速聚拢,抱成黑乎乎的一团,起初像黄豆般大小,随着聚集蚂蚁的增多,那个黑球也在不断增大,然后飞速滚动,逃离火源。我闻到了异样的烧焦味,那是最外一层的蚂蚁用自己的躯体,换来了同伴的生存!看着这样的情景,我的眼睛模糊了。假如没有抱成一团的智慧,假如没有最外一层蚂蚁的牺牲,这些渺小卑微的生灵定然会全部遭到万劫不复的厄运。

多少年过去了,现在置身于钢筋水泥构成的都市,很难有机会再亲近这些小生灵。但我一直念着它们。只要一有机会,总会去搜寻它们的踪影,在它们面前长久驻足。

老爸的朋友

陈造奇

老爸从事外国文学翻译60余年,翻译过的作品近五十部。老爸做人低调,从不争强好斗,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他是上海模范好男人。

与老爸交往的朋友有不少是名人,但老爸从不阿谀奉承,这可能就是那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

最有名的两位朋友那就是草婴和任溶溶。两位都是1923年出生,大我老爸6岁,都曾做过老爸的领导。虽然两人名望都高过老爸,但都很平易近人,在我记忆中,两位伯伯都来我家做过客,小时候老爸也带我们去造访过两位。

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曾是我们的最爱,但老爸告诉我们任溶溶不是他的本名,而是他女儿的名字,这让我们很吃惊,因为在老爸的翻译作品中也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因此也得到他的不少肯定和帮助。

老爸的朋友

老爸还有两位朋友也值得一提,那就是杨夏冬(笔名钟子芒)和吴钧陶,杨伯伯是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他的童话作品《孔雀的焰火》和改编创作的美术电影《谁唱得最好》《等明天》,都是我们孩提时代最喜欢的。记得他在静安别墅的家,老爸带我去过好几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杨伯伯说话很有趣幽默,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后来他的两个女儿伟伟和小小也成了我们姐弟的朋友。

吴钧陶先生平时喜欢唱歌,每逢上海翻译家协会会有活动,先生便与夫人一同登台表演:夫人弹钢琴,他唱歌。

记得1975年,老爸带我到吴先生富民路的家做客,他和我聊天,听我说话。后来他对我说,你嗓音很低沉,像你老爸,你应该学唱歌。于是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唱歌老师家中,从此我就开始了学习美声。

7.3x4.3米的尺幅,他不得不锯掉了画室屋顶的钢架。当我们问起这幅抽象风格作品的寓意时,他说,去上海时正是春天,创作时正在听贝多芬的《田园》,对祖国,对文化,这是一份昌盛和复兴的期许吧!站在这幅画作前仰望时,我不由地想:先生的艺术造诣已然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样大尺幅作品对他而言,更多的是来自体力上的挑战,也正是因为如此,老人在创作中的用色会更浓烈,更明亮,有如时光的律动,有光束像黎明的光辉,有色彩块像夜晚的寂寥,中心一片明亮色调如日中天,表达出一种复兴的意念。告别朱先生,我们也已启程回国,可是那幅画作,带给我的震撼却久久持续,让人分外期待画作悬挂在上海大剧院大厅的那个时刻。

画作前后历时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在2003年3月完成。法国各界对画作的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上海,艺

凝固的音乐

张笑丁

术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运抵上海之前,作品在巴黎国家歌剧院举行为期25天的预展。因为即将永驻上海大剧院,2003年又正逢中法文化交流的法国中国年,所以,巴黎国家歌剧院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在这座金碧辉煌的洛克风格建筑当中,这幅现代抽象作品并不显得突兀。朱德群先生的这幅作品对歌剧院来说,是具有中法文化交流寓意的

预展。开幕式当天的歌剧院大厅名流云集,法兰西艺术学院终身院士悉数到场,法国外交部、文化部高层官员、时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先生和来自上海大剧院的客人等都受邀出席。

2003年8月初,重达300公斤的画作由东航班机运抵上海,在8月27日上海大剧院五周年庆典之际与上海观众见面,朱德群先生本人也出席了在大剧院举行的揭幕仪式。从此,《复兴的气韵》成为大剧院的一部分,吸引每一位观众在它前面流连,留影。每一次从大堂经

过,我的视线总会多停留在那斑斓的色彩上一会儿,会为正在画作前留影的观众让路,会主动提出帮他们拍个合影。这幅画有着很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正像一位朋友所说,这幅画是她见过所有国内朋友中最喜欢的巨幅作品。因为它的现代感,因为它的不具象,留给每一位观众想象的空间,这个想象的空间,关乎艺术,也关乎每个人到此的心情,甚至会关乎此刻在舞台上演出的场景,非常奇妙。

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大师相继离我们而去的时代。上海大剧院建筑设计师法国的夏邦杰先生于2011年离世,大剧院舞台幕布的作者、著名法国画家德布雷先生于1999年离世,现在朱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作品宛如凝固的音乐,在此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和艺术的光辉,和这座建筑,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蓝为洁的泪与笑看,请看明日本栏。

清明

徐和马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就在原地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结婚了。他们打一份普通的工,挣不算多的钱,养育他们的孩子,赡养他们的老人,估计听不到他们离异和二婚的消息,在网上输入他们的名字或许会出现一串相关的词条,是有这样那样的身份或成就的人士,但绝非他们,他们多半就会那样地默默无闻一生。

有一天,他办完事,驱车路过运河,他停车努力寻找那株被他刻字的杨树,许多老树早被伐掉补种新树了,但他固执地寻觅,终于,在一株高大的杨树上,需要仰起头,才能依稀看到刻字,那最后一个字,笔画开裂得好厉害,但下半部分明显是个“方”字,于是,少年时期的无数往事,飞鸟般撞击到心头,他倚在树上,感悟到,有一种原生态的幸福,存在于这世间……

过,我的视线总会多停留在那斑斓的色彩上一会儿,会为正在画作前留影的观众让路,会主动提出帮他们拍个合影。这幅画有着很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正像一位朋友所说,这幅画是她见过所有国内朋友中最喜欢的巨幅作品。因为它的现代感,因为它的不具象,留给每一位观众想象的空间,这个想象的空间,关乎艺术,也关乎每个人到此的心情,甚至会关乎此刻在舞台上演出的场景,非常奇妙。

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大师相继离我们而去的时代。上海大剧院建筑设计师法国的夏邦杰先生于2011年离世,大剧院舞台幕布的作者、著名法国画家德布雷先生于1999年离世,现在朱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作品宛如凝固的音乐,在此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和艺术的光辉,和这座建筑,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蓝为洁的泪与笑看,请看明日本栏。

清明

徐和马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就在原地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结婚了。他们打一份普通的工,挣不算多的钱,养育他们的孩子,赡养他们的老人,估计听不到他们离异和二婚的消息,在网上输入他们的名字或许会出现一串相关的词条,是有这样那样的身份或成就的人士,但绝非他们,他们多半就会那样地默默无闻一生。

有一天,他办完事,驱车路过运河,他停车努力寻找那株被他刻字的杨树,许多老树早被伐掉补种新树了,但他固执地寻觅,终于,在一株高大的杨树上,需要仰起头,才能依稀看到刻字,那最后一个字,笔画开裂得好厉害,但下半部分明显是个“方”字,于是,少年时期的无数往事,飞鸟般撞击到心头,他倚在树上,感悟到,有一种原生态的幸福,存在于这世间……

